

教育部人文社會學科學術強化創新計畫

【計畫名稱】

〈人口論〉經典研讀活動

期中報告

年度成果總報告

補助單位：教育部

計畫類別： 經典研讀課程

經典研讀活動

執行單位：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人文社會暨藝術學院

計畫主持人：魏麗敏教授

丘周剛教授

執行期程：97年8月1日至98年7月31日

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8 月 26 日

## 目 次

一、計畫名稱	3
二、計畫目標	3
三、導讀內容	4
四、研讀成果	4
五、議題探討結論	21
六、目標達成情況與自評	29
七、執行過程遭遇之困難	29
八、經費運用情形	30
九、改進建議	30
十、統計表	30

## 壹、計畫名稱:「人口理論」經典研讀活動

## 貳、計畫目標

本經典研讀活動從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出發，探討人口成長與經濟發展及環境之間的關係，以提昇師生對台灣當前「少子化」、「人口老化」及「人口與環境」問題之瞭解，藉探討人口理論、婚育與環境的關係，使學生能對其賴以生長發展並安身立命的當代台灣所面臨與製造的各種問題，具有全盤宏觀深入的剖析能力及提出具體可行的解決方案。

## 參、導讀內容

### (1).社會背景：

當時的英國處於一個動盪不安的時代，因為工廠制度的興起和農業資本主義化的影響使得傳統手工業工人和失去土地的農人成為失業人口或是工資勞動者。同時，歐洲又因戰亂，社會顯的不安。英國又常發生飢荒，物價上漲，一般工資下降，導致人民生活困苦，因此，在這種情形之下，富國強兵首須增加人口的重商主義思想席捲當時的國家，因此，任何國家以獎勵人口的方法來充實軍備和擴充工廠。

受到 Godwin 和 Condorcet 的無政府主義的影響。Godwin 認為社會的環境或制度如果加以改革，則一切罪惡和貧窮都可消除，人類社會可以達到完整的狀態，而改革基礎訴諸理性，以正義觀念為手段使社會無貧富不均的問題。

Condorcet 提倡人壽無限說認為理性的發達和科學得進步，人類的物質幸福也會跟著增加，可以長生不老。兩者思想均為樂天、理想的社會，而它的父親接受了這種極端樂天的空想，但他不能接受。對於人口和食物之間的平衡，馬爾薩斯原先認為只有貧窮和罪惡才可以制止，但是後來他認為人類的道德也會抑制人口的增加。故此原因成為他寫(人口論)的動機。

### 2.人口論的中心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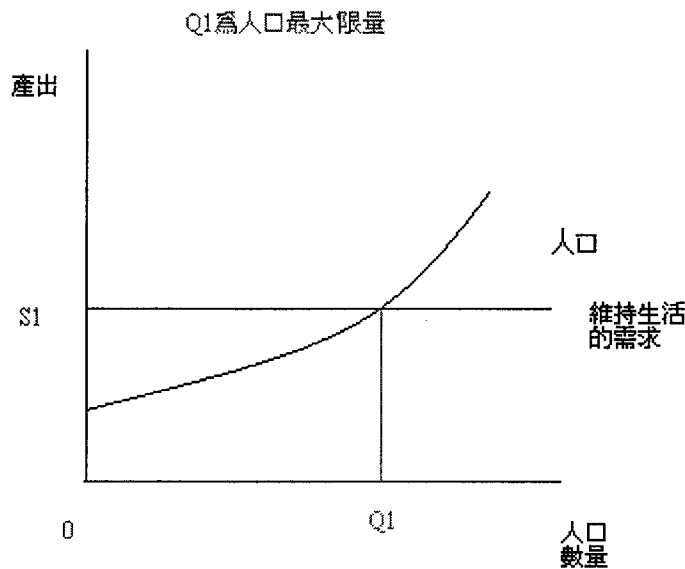
自然法則就是萬物的數量取決於環境的負荷程度，因此，人口的增加不能超過可負荷的範圍，不然就會有人口剩餘等的問題產生。故當在自然法則的前提下：食物為人類生存所必須，兩性之間的情慾無法避免，假設若人的繁殖能力如

果不加以克制制止，其人口的增加一定超過糧食的增加，其飢餓就會產生，假設人口以幾何級數增加，食物以算術級數增加。人口與食物的不平衡發展將導致貧窮和罪惡。如果人口增加到近似糧食的最大限度，則一切的預防和積極的障礙就會自然發生積極的障礙：如罪惡和貧窮、預防的障礙：如晚婚此(又可稱為道德的抑制)均會遏止人口成長不要如此快速，但是人口如果超過此限度時，則可能發生戰爭、貧窮和疾病等其他因素，使人口降低至糧食的水準為止。因此，之後如糧食再次增加時其人口又會再次增值，障礙又會再次制止，此現象會一直循環下去。

在此提到「人口的成長率與總人口數成正比。」

令  $P(t)$  表時間  $t$  的人口數，且  $P_0$  為  $t=t_0$  時的人口數得到此下的人口成長模型為指數型模式

$$P(t) = P_0 e^{\lambda(t-t_0)}$$



### 3. 範例:

假設有一島嶼的人口為 1100 萬人而現在的生產額等於足以容易養活這人數的份量，以 25 年為唯一期，當在第一期時，人口由 1100 人變成 2200 萬人，同時糧食也增加一倍，當在第二期時，人口由 2200 萬人變成 4400 萬人，而糧食卻只能養活 3300 萬人，故當在第三期時，人口變為 8800 萬人時，糧食只能養活一半的人，其人口的成長速度遠大於糧食的成長速度，有大部分會活在貧窮挨餓，因此讓這些人死去情形才會改善，故由此看來其糧食的不足為人口的成長最終障礙。

就以人口的成長來說，當有人口成長的障礙時，其人口成長速度會比在自然法則

下的成長速度來的慢，因此，此是以有人口障礙的速度來解釋人口成長的速度。就食物的增加量來說，假設當所有肥沃土地均用於耕地時，因為土壤的性質一定，故要增加產量，只能靠耕地的改良而已，然而土地地力並非可以一直使用下去，其為遞減狀態，故須輪耕休耕才能恢復，因此，此假設地力不變時即使在怎麼努力工作，其糧食單位時間內的增加只是為一常數而已(也就是成直線型故才會說是算數級數成長)，其腳步趕不上人口的需要。

如以現代歐洲國家和古代或較落後的國家相比較，其人口增長的抑制情況，是積極抑制較少，而預防性抑制較多。因戰爭造成的破壞來說已經減少了，同時發生戰爭的頻次下降，而且戰爭的創傷無論對於人類還是對於養活人類的食物都沒有從前那樣大的致命性。盡管在現代歐洲歷史的初期，瘟疫、飢荒和流行病時常發生，然而由於社會日益文明和進步，它們發生的頻次和死亡人數都大大減少，使得總人口上升。因此，當人口增長的積極抑制減少，預防性抑制的作用必然隨之增加，在現代歐洲幾乎所有比較發達的國家中，目前使人口與實際生活需求保持在相應水平上的主要抑制，就是對結婚的謹慎抑制。如在古代時歐洲一些地方當遭受瘟疫和的流行病的流行時，其導致人口死亡率高，可想而知，在這些地方很難看到對結婚進行謹慎的抑制的跡象，其人口會因早婚或其他因素的關係而上升，其出生率填補了死亡率的減少。所以，古老國家中結婚人數取決于死亡人數。大批人的死亡常常造成大批人的早婚。有此可知，每年出生人數與總人口數的比例，顯然主要取決於結婚人數所占的比例和訂婚的年齡。因此，在人口沒有大量增加的國家中，出生人數和結婚人數主要受死亡人數的影響。實際上當人口沒有減少時，出生人數除了能夠填補死亡所造成的人口空額，同時還會增加到日益增長的國家財富和對勞動的需求所能允許的程度。

#### 4. 馬爾薩斯人口陷阱:

在於未估算到知識、資本的累積，生產技術的進步，這些因素均會使生產上升以致於它的假設不成立，因他只考慮到人口上升是因為糧食的影響所造成，但是決定糧食生產的因素卻有其他，因此也必須考慮進去才恰當，故從現在的事實看來，如其人口的上升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醫學的進步和普及造成死亡率的下降，同時，在技術方面的上升，如綠色革命就解決的 1960 年的大飢荒，這些因素均會影響人口結構的改變。

## 5 對現今的影響：

馬爾薩斯所預測的結果雖與現今社會不太相符，但其根本精神卻是現在的重心，人口成指數成長的壓力，對於當今世界產生極大的連鎖反應，。如中國因為人口壓力施行一胎化政策，如第三世界國家也因為人口過多引起飢荒的問題，各國的福利政策的制定等，均和人口壓力有關。同時，爆炸的人口將使我們陷入嚴重的生存競爭問題。同時，也因為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認為人口是按幾何級數增加，而糧食則是按算數級數有限的成長，若不能節制人口的成長，就會造成生存的競爭和不適者的淘汰，其思想直接影響到達爾文的自然淘汰說的想法。

### (2). 地租論：

1. 馬爾薩斯對地租的定義——地租可以被解說為總產品價值中扣除各種耕種費用後付與地主的部分。這些費用除農業中的一般支出外，還包括了按照一般農業資本利潤率計算的投資利潤。

2. 地租產生的原因——（馬爾薩斯）

(A)地租的第一個原因也是主要的原因：是土地的性質。基於這種性質，土地能夠生產出比維持耕種者的需要還多的生活必需品。他認為，土地的這種能力是地租的基礎，也是地租可能增加的極限。土地的這種性質和能力是自然對人類的贈與，與壟斷完全無關。

(B)地租的第二個原因：是土地所生產的生活必需品具有特殊的性質。基於這種性質，生活必需品在適當分配以後，就能夠生產出他自身的需求，或者按照其產量的多寡而養成若干的需求者。

馬爾薩斯區別了生活必需品和一般商品，這在其他經濟學家是沒有的。他認為所有其他商品的需求都是獨立於生產過程之外的，而在生活絕對必需品方面，需求或需求者的存在增長，必然取決於這種必需品本身的存在與增長。例如糧食的充裕可以加強人口增長的趨勢，而形成新的需求，使糧食價格在支付各種費用後還有剩餘，形成地租。

(C)地租的第三個原因：是肥沃土地的相對稀少性，或是天然的或是人為的。這個原因是第二個原因的當然結果，即越是由土地產品產生出他自身的需求，肥沃土地的相對稀少性越是明顯與突出。稀少性的原因相似於壟斷，可見，馬爾薩斯並不完全否定壟斷在地租形成中的作用，而認為『部分壟斷』

這個術語也許可以恰當的用來證明地租，但是僅有壟斷決不足以產生我們所觀察到的全部影響。

因為生活絕對必需品與一般商品的壟斷情況不同。一般商品的壟斷可以使產品價值超過生產費用，其原因是外界需求驟然增大，而由於生活絕對必需品的需求是穩定的(或者說價格彈性極小，幾乎等於零)，因此這種超過部份只能長期由土地肥力所造成。前者價值超過生產費用的部份可隨需求增加而無限制增加，而後者的增加則有著一個無法逾越的界限——『土地在維持耕種者的最低需要後，所能提供的剩餘必需品決定於土地肥力的大小，肥力降低到使價格與生產費用吻合時，一切地租都將消失』。

### 3. 地租產生的原因——（其他學者）

(1)亞當斯密：視地租為土地私有壟斷的結果。

(2)李嘉圖：認為地租是為使用土地之原有的和不可摧毀的的生產力而付給地主的那一部份土地產品。他認為地租的產生條件是土地的有限性和土地肥沃程度及位置上的差別。

馬爾薩斯通過前述第二點之論證說明，壟斷不是土地地租產生的根本原因，以反對亞當斯密、魁奈等人關於地租僅僅產生於壟斷的觀點。另一方面，他又與李嘉圖的理論有明顯的區別。李嘉圖以研究級差地租而著稱，他著重土地肥力的差異，探討級差地租的成因而未注意壟斷的作用。馬爾薩斯則以土地肥力作為地租形成的基礎原因，立足於農產品市場供求的特殊情況，說明稀少性並非先天就有，只是在對農業產品的的需求迅速增加以後才使肥沃土地顯得稀少，因而出現壟斷。因此，在他這裡，壟斷不是地租的基礎原因，而是一系列經濟過程作用的結果。作為結果，又反過來影響地租的形成和發展。通過這些論述，馬爾薩斯實際上想表述這樣的思想：地租不僅是自然規律作用的結果，也是經濟規律作用的結果，是兩者共同作用的結果。

### 4. 地租的利弊——（馬爾薩斯）

在 18、19 世紀，關於地租問題的關鍵在於，地租對於社會經濟發展是不是好事，進而延伸到地租的佔有者地主階級是社會的寄生蟲、累贅還是這一利益的合理的享受者，是社會大家庭一個不可缺少的成員。實際上這體現了工業資產階級和土地貴族兩大階級的利益紛爭和階級對立，是當時時代條件的必然產物。而馬爾薩斯對於此問題的見解如下：

(1)地租的產生不取決於地主階級的意志，而是客觀經濟運作的產物：

在人口的財富不斷增長的情況下，優等地的產物不足以滿足社會需求，糧食的價值就會超過用來作為供給條件的工資和利潤的價值而形成地租。他否定地租是有害的、是對消費者的剝削，指出如果沒有地租，沒有劣等地投入耕耘，那麼本來可以維持一千萬居民豐衣足食的國家，就應該把人口壓縮到一百萬了。因此，在一個新興國家裡，要使財富以及最初的定居者迅速增加，地租的出現是必然的，而且地租將隨著資本和人口的增加而增加。從總體及一般發展趨勢上說明，不是因為有了地租才有農產品價格的上升，而是因為經濟的發展、資本和人口的增加，才有地租的增加。如果說隨著資本的積累，資本利潤有下降的趨勢、消費者有負擔加重的趨勢，其責任不在地租，當然也不在地主階級-----他們只是經濟發展的得益者而已。

(2)「地租法則及其增減規律—地租規律」，指出影響地租量的因素主要有四個：

- a. 資本量的增加或減少——如果資本增加了而增加的資本不能獲得和先前一樣的利潤，它就會在本部門或其他部門尋找出路，這就會促使資本轉向肥力較次的土地，次等地與優等地的差額即為地租，次等地投入越多，地租越高。反之，如果資本量減少，地租則會下降。
- b. 人口的增加或減少——如果人口增長超過了勞動維持基金的增加，勞動者就不得不滿足於數量較少的生活必需品。結果農產品價值就會上升；同量穀物能使更多的勞動活動起來，過去不可能耕耘的土地現在也可以耕耘了，次等地因這種原因轉入耕耘同樣會引致地租上漲。反之則次等土地會退出耕耘，使地租下跌。
- c. 耕作制度的優劣——農業技術改良可以降低耕耘費用，如果耕作制度的改進沒有增加農產品的絕對量，那麼農場主的額外利潤將因工商資本的競爭而下降，增加的剩餘產品，將全部去提高地主的的地租。如果農產品數量增加且價格暫時降低，則會刺激人口增長，增加對生活資源的壓力，使得次等土地轉入耕耘並提高地租。反之，如果實行不良的耕種制度，儘管地租在絕對數額上有所增加，但是對土地的投資額和土地產量的比例常常縮小。
- d. 農產品價格因需求增加而上漲，會使剩餘增加因而地租上漲，反之地租則下跌。



## 5. 地租的利弊——（其他學者）

- (1) 亞當史密：認為地租是地主不勞而獲的收入，地租是最合適的徵稅對象。因此，應減少工業資本的負擔，增加地租稅，通過間接方法增加資本積累的能力。
- (2) 李嘉圖：土地貴族爲了得到更多的地租而人爲地限制穀物進口，維持穀物高價，對工業資本有直接的威脅。只有開放農產品貿易，降低價格，降低地租，工業成本才能下降，工業資本的利潤才能增加。

史密斯和李嘉圖的具體觀點儘管有異，但在確認地租與社會經濟的進步相矛盾，地租是社會累贅這一點上是大致相同的。然而，根據上述第四點的論述，馬爾薩斯斷言，一個國家在走向高度改良的發展過程中，地主的絕對財富應當逐步地增加，他批評李嘉圖的狹隘觀點，指出『我們所抱怨的事情可能正好是財富增加和景況欣欣向榮的必然結果和最肯定的跡象』。他證明，地租的增進是社會進步和繁榮的標誌，而地租下跌則是貧困和衰退的象徵。並進而否定了地主的利益是和社會進步相悖、是與工廠資本主義相對立的觀點，指出『地主的利益與社會的一般利益是不可能分得開的』。因此，他要求人們不要低估地租的價值，更不要人爲地限制和壓低地租，否則，不僅不利於農業的發展，也不利於社會的發展。

## 6. 地租論的缺陷——

(1) 地租原因的缺陷：馬爾薩斯關於地租原因的論述，我們認為，他看到了自然的作用，也看到了市場的作用，恰恰沒有看到勞動在其中的作用。這也是馬爾薩斯同時代經濟學家的共同缺陷。這種地租理論還停留在經驗的、感性的領域。

(2) 地租規律的缺陷：馬爾薩斯關於一般地租的規律是以封閉經濟或不存在農產品對外貿易爲前提的；如果沒有對外貿易，地租規律應是可以成立的。但在當時，李嘉圖正想通過發展農產品對外貿易、進口廉價穀物來打破或抑制穀價因地租隨資本和人口增加而上漲這一趨勢。按照李嘉圖的分析，如果允許穀物進口必可平抑市場糧價，因而降低工資支出，增加利潤。李嘉圖認為，當時的地租上漲是不正常的，而是有人出於自身利益考慮，人爲控制的結果。所以，與其說李嘉圖反對地租規律，不如說它主要反對馬爾薩斯由地租理論引出的政策主張，批評馬爾薩斯跳過對外貿易堅持地租

規律的基本立場。

### III. 消費不足論：

工業革命展開後，生產力顯著提升，對市場的依賴也越趨明顯。拿破崙橫掃歐洲之時由於對英倫海峽實行封鎖，市場受到限制，造成西歐及英國發生經濟不景氣。但拿破崙失敗後，1815年至1818年經濟蕭條依然存在。當時有三大學說提出以解釋這種現象。

1. 歐文（Robert Owen）、希斯蒙第（Simonde de Sismonde）等社會主義者的生產過剩論

2. 賽伊、彌爾、李嘉圖等人的賽伊法則（Say's Law），否定上述之生產過剩理論

3. 馬爾薩斯的消費不足論

(1) 賽伊法則簡介：

為瞭解馬爾薩斯的消費不足論，首先需對賽伊法則有初步認識。

賽伊法則主張供給為創造本身之需要，否定生產過剩之可能性及補充支出之必要性。當然，他們也承認由於商品暫時生產過多所造成之局部過剩，但由競爭及生產因素之移動，可矯正這種情況。在市場上，若商品生產過多必蒙受損失，若生產不足，定有額外利潤，因此，其最後結果必定是供需相等，則暫時性之生產過剩乃被消除。

賽伊法則有兩大特點：

經濟社會無論是處於以物易物或是以貨幣做媒介，皆不影響物品真正之交換價值。

李嘉圖認為儲蓄必然等於投資，投資則表現在對生產因素之購買，因而總需要必等於總供給。

(2) 馬爾薩斯之消費不足論：

馬爾薩斯不同意賽伊法則，理由有三：

1. 事實證明生產過剩是存在的。

2. 資本家進行投資，增加對生產性勞動的需要，仍不足以購買所生產之物品。其理由為勞動的需要乃是由對物品的需要所引伸，僅增加對勞動的需要只是對必需品的需求增加，而奢侈品未能增加，結果導致有效需求不足，使勞動者失

業。

3. 馬氏認為，強行提高投資率，會驅使工資水準上昇及利潤率下降，降低投資誘因，結果是經濟發展趨於停滯。

馬爾薩斯認為，要解除消費不足現象，宜鼓勵兩種人積極消費。其一為地主階級，因地租為差額收入，一地因地租增加之支出，會增加有效需求，但不影響生產成本，其他收入都同時表現著生產成本及購買力。其二為不生產階級，包括奴婢、政治家、醫師、法官、律師、店員等等，這些人員之雇用不會增加物品之生產，但其支出則會增加對物品之有效需求。因此，為增加國家財富並維持經濟社會穩定，生產性勞動及非生產性勞動之雇用應有適當之比率。

結論：

馬爾薩斯生於工業革命後社會對立事件層出不窮的亂世，資本家和勞工階級間的對立如火如荼，勞工階級生活困苦，資本家卻是坐擁金山銀山，外加人口呈現爆炸性的成長，才促成人口論的產生。當時的經濟學家都對勞工階級深表同情，但馬爾薩斯卻冷眼旁觀，認為他們的痛苦完全歸罪於其本身，他的態度可以由他的著作“人口論”字裡行間中看出端倪。當時許多人認為人口論內容過於冷酷無情，後世經濟學者也多認為其理論過於偏激且缺乏實證依據，對於已開發國家來說是完全不適用，因為已開發國家國民會懂得節育以抑制人口上升，甚至人口成長率有下降趨勢，以致某些國家政府反而鼓勵生育並加以補助（像法國、日本等）。此外，技術進步導致糧食生產的增加也是馬爾薩斯沒料想到的，對已開發國家來說，食物只會生產過剩而非不足。但其經濟理論對於當前許多貧窮落後國家仍有其適用性。像亞洲之印度、孟加拉，非洲之衣索匹亞、坦尚尼亞等國家，皆證實人口成長會造成糧食的短缺及經濟問題。

馬氏另一重大創見為其地租理論，他不贊成 Adam Smith 之勞動價值理論，認為地租與利潤並不能視為過去累積勞動力貢獻的結果。此外，其主張地租的形成是肇因於土地肥沃度的差別，此觀念和 Ricardo 頗相似，李氏是主張地租為地主對於土地土質之改良。

至於其另一主要著作“政治經濟學原理”（1820年出版），為討論馬氏經濟理論及經濟蕭條學說之主要論述，但由於其研究文獻並不多和未被當時經濟學者重視，以致無法詳述。

雖然馬爾薩斯的經濟思維及理論著作有些或許過於偏激及謬誤，甚至被批評冷血，但他對於人口與經濟問題的重視，的確是史上第一人，被稱之為開路先鋒一點也不為過。同時他也是第一個討論失業問題之經濟學家，但由於其所提出之消費不足論並非當時之經濟主流（李嘉圖、彌爾等），因此未能獲得共鳴。但他在經濟思想上的地位，是絕不容忽視的，並且為後繼之經濟學家開拓了另一個研究領域。

## 肆、研讀成果

### 一、古代的人口思想

人口論通常探討人口對生產和經濟成長的影響，但由於人口現象相當複雜，又涉及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生物和環境等因素所以不同派別的理论也都會稍有重疊。

在馬爾薩斯時代以前的思想家並沒有專門討論過人口問題，只是偶爾提及人口數量與國力興衰之間的關係。從兩千多年以前，孔子所著的《論語》子路篇當中的一段話就可以知道孔子主張一方面要保持人口的數量，一方面要開發資源增加生產，以避免人民陷入貧窮飢餓的地步；更要提高人口品質給予教育的機會。

一個國家要讓經濟發展起飛，從事生產的人就必須要多，食俸祿的人少；有工作能力的人要趕緊工作，這樣國家才能富強起來。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認為在經濟的觀點上，人口不宜過多，但從國防的觀點，則人口需多。他們主張適量的人口是基於國家能使每一個人充分的發揮潛能的觀點。他們認為人口需要足夠，同時也擁有足夠的領土才可以供給生活物資，只是領土不宜擴大到政府無法控制的程度。亞里司多德曾在〈政治學〉一書當中表示他知道土地的和財產的數目比人口增加的速度慢，過多的人口會導致貧窮和社會上的病態。為了防止人口過多，他甚至建議採用墮胎與棄嬰方式。早期基督徒大多以倫理道德的觀點來看人口問題，他們反對離婚、墮胎、棄嬰等。他們認為瘟疫、貧窮、戰爭這些是自然界用來減少人口過剩的方法。回教對人口的看法大致上和基督徒相同，不過，在14世紀的阿拉伯人卡爾童卻認為人口的集中對生活水準的提高有貢獻。他更指出一個國家的盛衰期相互交替，而人口週期性的變化，正和這種盛衰互相呼應，經濟繁榮和政治的安定，使出生率提高但是降低死亡率，因此人口會增加。

## 二、重商學派與重農學派

重商學派的經濟學者站在國家主義的立場，主張產業與貿易的擴張政策。在重商主義的思想體系中，人口是稅捐的負擔者，他是工業勞力與軍力的供給來源。因此認為人口越多，工資越低工業產品的剩餘價值越多：出超貿易將為國家帶來更多的金錢，使國庫充裕，增強國力人口是國力、財富的泉源，他們將人口當作生產的工具及增加獨裁君主的權力支柱。雖然大多重商主義的學者認為人口多比較理想，但也有學者認為一個國家的人口數決定於該國家能將自己生產或能由國外進口糧食的數量；也有些學者認為勞動力的大量供應，只有在所有勞動力都能獲得就業機會的情況下才是有利。十八世紀末在法國發展重農主義，便否定重商主義的觀念，開始注重人口素質的問題。他們認為人口的增加是富國增強的結果而不是原因；農業的繁榮、農產品的生產才是富國的來源，但人口的增加必定會受到生活資源多少及生活水準高低的限制，就是只能增加到某一國土在某種生活水準下能夠維持的數量。

## 三、經濟學的人口理論

古典學派的經濟成長與人口成長的理論，古典學派的共同特徵是在於他們關心影響生產水準、工資、利潤的分配問題。依照古典學派的說法，工資會趨向只足夠工人維持最低生活水準的程度，此理論強調最低生活工資水準，假如工資高於最低生活水準，同時工人的食物超過最低生活所需，那麼人口與勞力的供給就會快速增加，此種快速增加的勞力供給會再度把工資降到最低生活水準上。相反的，假如工資是在最低生活水準或自然價格之下，人口就會減少；但是由於勞力缺乏，工資和人口便會再度增加，達到一種平衡水準。古典學派認為利潤是經濟的成長，尤其是資本形成推動力量。只要投資能生產利潤那麼資本就會累積，對勞力的需求就會持續不斷增加。由於土地有限，報酬遞減率逐漸發生作用，利潤與工資必然會開始下降。人口與經濟成長達到一種平衡狀態，此時人口不會繼續增加，利潤消失，資本的累積停止，所得也會穩定下來。但是亞當·史密斯卻不贊同這種想法，他認為在有利得情況下會繼續增加專業化，改進技術，擴展市場，人口的增加，就會使市場擴展，進而促進勞力的分工；由於勞力分工就可以提高產量，增加稅收，因而增加資本增加對勞工的需求，這才是經濟成長有助於人口成長的理論。

J.S.Mill 認為落後國家與先進國家限制人口成長的方式並不一樣，落後國家是受制於飢餓、貧窮；但先進國家則因為怕貧窮及為了改進生活情況而限制人口成長，限制人口成長可以經由理智、自我控制來限制嬰兒的出生。依照 Mill 的說法，這種動機和節育的實施在中產階級最為普遍，然後勞動階級由於生活水準的逐漸提高，也會廣泛的接受此種態度而實施節育。

#### 四、人口與經濟

勞動力數量及成長也受到人口因素的影響，也受經濟因素影響，重要的人口因素包括

- 1.人口數量的影響：勞動力為全部人口的一部份，一般社會中的人口總量與勞動力的數量成正比，顯然人口的總量對勞動力的數量有相當的影響力。
- 2.出生的影響：出生水準的高低對人口數量、成長率及年齡組合會有影響。因而也會影響勞動力的數量及成長率。出生率升高則使兒童人口所佔比例增高，因而很可能影響低年齡人口中參與勞動者所佔的比例也增高，但影響全人口的經濟活動率下降，工業國家長期出生率下降的結果則影響經濟活動率升高。
- 3.死亡的影響：開發中國家人口死亡率普遍下降，老年人口增多，影響工作年齡人口所佔比率下降，但是卻影響工作年齡人口的品質提升。
- 4.年齡組合的影響：人口的年齡組合會影響經濟活動率，也會影響勞動力的組合，在各種年齡層中的人口對於勞動力性質的影響最大者是成年人口，老年人口對於工作的適應度較低，所以老年人口比率高的社會也可能導致勞動力的失業率升高。
- 5.教育的組合：教育成就與工作能力有關，因此人口的教育組合也會影響勞動力，若是工作年齡的婦女人口中受高等教育者所佔比率較高者，那麼勞動參與率也較高。
- 6.移動的影響：國際人口移動對於勞動供需平衡的改善非常有作用，國內人口移動則對於勞力空間結構的在分配也有影響，因為人口移動具有年齡的選擇性，子就是有工作能力的人口較容易流動。大多數國家的國內人口移動以從鄉村到都市為主流，這種移動流向會影響農業勞動力所佔的比率減少，工商業勞動力所佔的比率增高。
- 7.所得的影響：經濟學家提出的「所得效果」是強調所得水準對勞動參與率的負作用，這種意思是指高所得的家庭會用較少的時間於工作就可以支出家庭消費，所以有多餘的空閒時間。「替代效果」是指強調收入水準對於勞動參與率具有正面的作用；也就是所得越高，休閒的機會成本也就會提高。
- 8.就業條件的影響：當就業條件良好，勞動力缺乏時，每個勞動力的活動率可能會上升；也就驗證了所謂不鼓勵

工人的假設。

## 五、經濟發展對人口動態的影響

人口與經濟之間有相互影響的關係，(1) 對出生率下降的影響：目前世界各國的人口率是呈現下降的狀態，而影響出生率下降的原因很多，包括社會、經濟、心理、文化及醫療等因素，但就只有從經濟的因素來看，只有兩個因素會使出生率下降，一是職業婦女增加；另一則是個人所得提高，相對的養育子女的成本加大了，各項成本也隨著經濟發展而水漲船高，這也就是出生率下降的原因之一。(2) 對死亡率下降及死因結構變遷的影響：在不同的國家中，經濟發展的程度不同，死亡率的水準也不同。通常在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國家，人民的生命期望較長，標準化死亡率會較低，但是粗死亡率則有可能因全人口中老年人口偏多，以至反而偏高。經濟發展降低死亡率並使生命延長的結果，導致死於慢性病、意外傷害、環境污染等因素所佔的比率升高，而台灣則是死於老年人慢性病的比率上升。(3) 對城鄉人口分佈及組合的影響：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分佈也大有改變，一般的趨勢是慢慢集中到都市地區，所以都市地區的人口所佔的比率上升，則鄉村人口所佔的比率則下降。但是以台灣地區的情形來看，重要的改變性質則是都市人口青壯年人口及女性人口所佔的比率提升，而鄉村人口中的老年人口及男性人口所佔的比例則上升。這種組合上的改變，乃因從鄉村遷移都市的人口中偏多青壯年者及偏多女性所造成的。

十八世紀歐洲啓蒙運動使人們拋棄對舊有的哲學與宗教觀念，轉變對自然秩序的信仰，Godwin 認為在自然社會中，自然所賜的一切應該為人民所有，而且藉由科學的進步而持續不斷。但是，馬爾薩斯卻反對此種繼續發展的平等社會說法，而預見階層社會的不可避免性。在這種社會裡面那些受剝奪的貧民將掙扎在生存線上。馬爾薩斯在 1798 年發表的人口論主要反對在以前有關可能維持日增的人口樂觀論，馬氏認為當時的社會制度是自然而不避免的，他說依照自然既定的法制，要免除社會上低階層人民慾望的壓力是絕對不可能的，最主要且永久性的貧窮原因，與政府的形式或財產分配不均沒有多大的關係。

人口論有兩個前提，一、糧食為人類生存所必須的物品；二、兩性間的情慾是不可避免的，在這裡大前提之下，馬氏認為人口的生殖力與超過土地的生產

力。人口若不受限制將以幾何級數增加，但生存資料只能以算數級數增加。他認為生殖是人的本能，且具有無限制發展的潛力，但是糧食卻受到土地報酬遞減率的限制而不能無限增加，因此發生人口過剩、糧食不足的現象，造成貧困、飢餓、犯罪、戰爭等。馬爾薩斯將這些歸納成三個結論，即受到「人口法則」：1.人口的增加必然受到生活物資的限制；2.人口如果不受限制必然隨著生活物資的增加而增加；3.人口優勢的增加力將受到窮困與罪惡，而使實際的人口常與生活物資保持平衡。馬爾薩斯也把限制人口增加的因素分為：1.預防的限制：包括（1）道德的抑制-單身、禁慾、晚婚（2）罪惡等減少出生的因素 2.積極的限制：災難、飢餓、瘟疫、戰爭等等提高死亡的因素。他認為人口與資源之間的平衡不是固定不變的，由於人口增加的潛力時常在衝擊，這個平衡常被破壞，但破壞之後又由於資源的限制而恢復平衡，馬氏並將他的人口理論併入他的工資理論中，他認為勞動力的供給會自動調解，而使工資趨向於只夠維持最低生活的水準，而維持此一水準平衡。馬爾薩斯於 1803 年出版第二版本的人口論當中提到人口才乃是造成貧窮的主因。在人口抑制方面，除了原來觀點外，並承認道德抑制才是最實際的方法，而婚姻只會增加死亡率而已，同樣的降低某種原因的死亡率會導致他種原因的死亡率提高。

### (一)人口成長的原因

馬爾薩斯認為人類是被一種繁殖的本能所驅使而增加人口，進一步來說，如果沒有任何阻礙人口成長的因素，人類將繁殖到無法計算的地步。根據馬爾薩斯學說，人口成長阻礙的最大因素是糧食也就是所謂的生存條件，生存條件受制於土地面積的大小、土地生產的生產技術與社會組織，或土地擁有者的型態。馬氏認為人口成長比糧食供應來的快，而糧食只能以算數級數增加，在這種自然規律下，人口成長必定超過糧食生長，當然馬氏也知道飢荒很少直接消滅人類，「其他因素」早已在飢荒之前就已經消除部分的人口，這些「其他因素」正是馬爾薩斯講的阻礙，也就是那些與道德或自然環境有關，傾向於減弱或毀滅人類的架構，也就是我們所稱的死亡。另一些因素就稱為預防性的阻礙也就是-限制出生，這些預防性的阻礙包括所有生育控制的方法，例如：禁慾、墮胎、避孕等。但是對馬爾薩斯而言，唯一能夠被接受阻礙生育的方式就是道德約束也就是-晚婚。



## (二) 人口成長的結果

馬爾薩斯認為人口成長的結果是貧窮，這是因為人類具有自然繁殖的驅策力，而糧食增加無法配合人口的成長。馬氏認為鼓勵繁殖將永遠迫使人口壓力甚於勞力需求，而非亞當史密斯所主張的人口成長依賴勞工的需求。因此人口過剩將導致工資降到無法負擔結婚和養家的地步。在低工資的情況下，勞力供過於求，每個人都需要更辛苦的工作才能賺取足以為生的工資，但是土地耕種卻可以雇用更多的勞工，使更多的耕地被充分利用，進而增加生存的機會。馬爾薩斯相信增加糧食來源會導致人口成長，進而人類又會為逐漸短缺的糧食競爭，最後陷入貧窮循環中，這就是人口變遷的自然規律。

## (三) 避免慘境發生

馬爾薩斯主張，受過良好教育而有理性的人應該有足夠的遠見，能夠預見早婚帶來的不只有是飢餓的子女及欠債的痛苦，因此最好就是晚婚或避免婚前性行為，一直到可以確定避免這些痛苦為止。追根究底來說，若是想避免這種慘境發生的方式就是改變人類的本質。依據馬爾薩斯人口成長的最終結果就是貧窮，貧窮可以採取一些解除災難的行動，如果人們一直處於貧困之中，那是他們努力不夠的緣故，由於這個因素，馬爾薩斯反對英國的濟貧法，因為他覺得這些法律只會使貧窮永遠存在使窮人接受幫助而無法感覺到真正的痛苦。

Mill 是十九世紀最具影響力的英國哲學家和經濟學家，他對於馬爾薩斯學說的反應，並不像馬克斯和恩格斯那麼激烈，雖然 Mill 接受馬爾薩斯提出的人口成長可能超越糧食生產的看法，他對於人類本質的看法卻比馬爾薩斯樂觀。Mill 相信每個人的特性受到環境所影響，但是個人的意願還是可以改變周遭環境以及未來的習性。Mill 的基本理論是生活水準為生育率高低的決定因素，人類遠超過野獸，能夠掌握並提升生存環境，人口數量受到限制乃源於對匱乏的恐懼，而非本身缺乏抑制的能力。縱使飢餓的問題不存在，許多人依然擔心喪失自己的現存生活環境，因而發生抑制人口的反應是由於 Mill 深信人類能夠自由追尋生活目標，所以他否定了貧窮是不可以避免的看法，或是貧窮是基本主義社會的產物的看法。事實上，Mill 的論點是吝嗇的天性，而非社會的不公平，是人口過剩所遭受處罰的原因。關於人口超越糧食供給的說法，Mill 覺得是個短暫的情況，可由進口糧食或遷出人口。Mill 相信每個社會成員都應

過著舒適的經濟生活。由於這個觀點他覺得人口應該穩定變遷人類應該朝向文化上、道德的和社會上的進步而努力，不應該只是在經濟上求發展。Mill 相信在還沒達到人口和生產穩定之前，這兩種基本上處於競爭關係，如果社會和經濟均有發展收入必定增加，生活水準也將提高如此可使生產量超越人口，而 Mill 相信人口停止成長的重要條件是婦女不願意生育很多子女，如果允許婦女表示意見，深信出生率將會下降。

#### （四）新人口論

當原油價格上飆 100 美元，不但居高不下，還可能再上揚的同時，鋼鐵、貴金屬、煤，乃至玉米、黃豆、小麥等基本糧食的價格也一路走高，迭創歷史新紀錄；連帶地，許多與之直接或間接相關的物品，價格亦蠢蠢欲動，形成一股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詭譎氣氛。面對蠢動的物價，政府主管手忙腳亂地凍漲油價、禁止鋼筋出口，最新的對策是開倉釋出舊糧來平抑米價。這些救急的措施只是緩兵之計；如果物價走揚之勢只是一陣不終朝的驟雨，拖到雨過天青，即復天下太平。但這樣的算計顯然不了解全球經濟的走向，因而想以止痛劑對治慢性痼疾；即使敷衍得了一時，反而因為錯斷病情、貽誤時機，而造成更大的傷害。

這次全球重要物資價格齊揚，並不是一時、一地、某些物品產銷失調的短暫現象，而是全球經濟結構供求失衡，缺口愈來愈大造成的長久痼疾，不僅短期之內不見緩和，而且隨著時間會逐步加重；同時，既是全球失衡，因此問題將不局限於一國乃至一洲，各國皆難倖免。

這樣的情況，在距今 210 年前，曾有一位經濟學家提出過類似的警告。1798 年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觀察人口與糧食作物的相對消長，發現受到邊際遞減法則的約束，糧食作物的增長緩慢，而人口成長則每若干年即增加一倍，相對於此幾何級數而言，在同一期間糧食作物的增加是算術級數；於是供不應求的缺口會加速擴大，最後必須靠大自然的抑制，如飢饉、瘟疫、戰爭等使之復歸平衡。如此可怖的「人口論」，使經濟學由此蒙上「憂鬱的科學」的陰影。然而技術的巨大突破，200 年來，其預言並未成真，我們反而看到這兩個世紀人類空前的繁榮。只是逃過了兩世紀，我們今天卻似落入了人口論的陷阱，唯其基本情節大異其趣，反而益增恐怖的氣息。

工業革命兩個世紀以來，人口過度膨脹早已不是問題，在許多比較先進的國

家，如台灣，少子化、人口負成長才是新的夢魘。但近 20 年來，由於人口規模高達 50 億的落後國家大夢初覺，個個摩拳擦掌，力爭上游，成長並不太快的總人口，卻導致對糧食、油、煤、貴金屬的需求以幾何級數成長。原因非常簡單。在 1986 年以前，這 50 億落後世界中的人口，大多在生存的邊緣上苟延殘喘，對糧食只求得以果腹，至於冷氣、冰箱、汽車、機車等等，只敢夢想。但自泰、馬、中國大陸、印度等國在 1980 年代後半忽然覺醒，改採台灣的加工出口發展模式積極釋出巨量廉價勞動以來，玉米、麵、飯難以下嚥，必須耗四、五倍多的糧食飼養豬、牛、雞等，才成美味；過去以兩腳或牲畜代步，現在則機車、汽車滿街跑。經過 20 年，這 50 億人中大部分其實還未能實現其夢想。但試想，如果他們對糧食的需求一起暴增四倍，對機動車輛、家電用品、手機、MP3 等從無到有到精到多的需求一體滿足，這個世界所能生產的原油、鋼鐵、貴金屬、玉米等，會出現多大的缺口？早有專業機構估計，依目前的速度再放慢一點發展 20 年，中國大陸一國將耗盡今日全球原油產出量。其他必須自地下開採，或仰賴土地與水資源方能生長的重要物資，依此可推。則人類對基本物資的需求的確是以幾何級數增長，而供給的成長，可能還不及算數級數。兩者之間的缺口怎能不與日俱增？人口論的陷阱將從糧食擴大到所有的重要物資，從一國擴及全球，而且正在我們眼前發生。眼前所見到的種種價格揚升，只是表面的症狀，所反映的，正是供不應求的缺口必須消除；而消除之道，就是以日高的價格，一面刺激供給增加，一面則驅迫若干消費者減少消費或以他物取代。當然，首當其衝的，就是所得較低的弱勢族群；當基本物資無物可代，基本需求又減無可減時，不得不輾轉於溝壑。面對此一可怖前景，自保之道唯在自強，努力提升競爭力、找尋正確利基，確保不致淪於弱勢。國家在此時尤為重要；如果與群雄爭逐時，充分發揮優勢、保全滋養活力、達到最高效率以保持不敗，則能脫穎而出，以堅韌的體質、高成長率，力保國人可以支配的物資不致減少。但 210 年前人口論的經驗也指出一個積極的出路：聚集人類全體的智慧，共同尋求技術上的突破，在能源、糧食、材料每一個戰線都超越算術級數的增長。【2008 經濟日報】

#### （五）新馬爾薩斯主義的概述

新馬爾薩斯主義是擁護馬爾薩斯的人口觀點，主張用節制生育來限制人口增長的一種人口理論。產生于 19 世紀初，廣泛流行於 19 世紀 70 年代後，英國社會活動家 F·普萊斯（1771~1854）、R·卡萊爾（1790~1843）、G·德賴斯代爾，是

新馬爾薩斯主義的奠基者。

19世紀初，在英國圍繞著失業和貧困的根源及其解決辦法，在馬爾薩斯和 W. 葛德文（1756~1836）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在這場爭論中，普萊斯積極為馬爾薩斯人口理論辯護。1822年他發表了《人口原理的說明和例證》。在這部著作中，他利用許多人口統計數字力圖證明：人口的增長有比生活資料增長得更快的趨勢，失業和貧困是人口增長快於資本增長的後果，倘若只有人口的增長而沒有資本相應的增長，實際工資就將下降，隨著時間的推移，人民將淪於極端貧困和苦難之中。

普萊斯既反對葛德文把貧困和罪惡的原因完全歸於社會制度，又承認適當的政治改革有助於改善勞動群眾的生活狀況。但是他認為，假如不抑制人口的增長，那麼人民的生活狀況也就不可能有重大的或長久的改觀。他和馬爾薩斯一樣，始終認為人口增長有比生活資料增長得更快的趨勢，並把它看作是永恆的自然規律。他們都主張抑制人口增長。但馬爾薩斯站在牧師立場，反對節制生育，認為避孕是違反自然和不道德的，為宗教所不允許，主張實行禁欲和晚婚的“道德抑制”。普萊斯則鼓吹用避孕等人工方法來節制生育，認為這符合人性的道德原則。他認為，採取這種生理上的預防措施，可以使一對夫婦不致生育超過他們所希望的子女的數目，使勞動供給能夠經常保持在勞動需求之下，人口的數量能夠經常保持在生活資料能供應的水準上，使人人都能夠結婚。所有階級的文化知識、生活舒適程度都會達到很高的水準，國家也會在財力、實力和智慧各方面達到高度的發展。

繼普萊斯之後，卡萊爾、德賴斯代爾也站在馬爾薩斯主義者立場，提倡用避孕方法節制生育、控制出生率，以降低人口增長。由於他們最先大力宣傳用避孕等人工方法控制人口增長，並在他們的影響之下許多國家開展了節育運動，因此他們的學說被稱為新馬爾薩斯主義。

#### （六）新馬爾薩斯主義的經濟理論

現代新馬爾薩斯主義者對自己的理論作了不少的補充。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建立在食物和人口的簡單比例關係上，現代新馬爾薩斯主義者把馬爾薩斯的公式加以擴展，強調人口增長速度太快，特別是第三世界人口增長過快，造成世界糧食危機，廣泛討論由於人口增長造成自然資源不足、經濟增長速度緩慢、社會生

活和福利水準的下降、生存空間不足、生態平衡失調、環境污染，使世界和平與安寧受到威脅，人類面臨因人口增長而覆滅的危險。現代新馬爾薩斯主義者宣揚只有節制生育，特別是只有發展中國家控制人口增長，才能促進經濟發展與增長，改變勞動人民的困苦處境和實現國際和平。毫無疑問，人口同自然資源、經濟增長、生態環境、生活水準等密切相關，人口本身也存在人口素質、移民和人口投資等問題。社會科學的不同學科有必要從不同方面科學地說明它們之間的關係，並尋求解決辦法，以促進社會發展。但研究這些關係和問題同新馬爾薩斯主義不相干，也不是凡主張節制生育的都是新馬爾薩斯主義。新馬爾薩斯主義是站在馬爾薩斯主義的立場，撇開社會制度，單純從人的生物本性探索人口增長所造成的“危險”，片面地鼓吹人口增長給整個人類所帶來的危機。

人類生存在地球上，與環境發生密切的關係，如何在他們所能支配的環境中，維持一個最好的生活，是人類所共同追求的目標。只有在特定的環境中，人類的生活和當地的人口數、人口素質、及分佈情形，以及該社會的各種制度，所能提供的資源多寡等等，也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很多學者注意到這些因素之間的關係而產生人口理論。在早期，由於人口數比較少，多數的理論偏向於人口的增加，重商學派學者認為人口是稅捐的負擔者，也是勞力和軍力的主要來源，因此，認為人口越多，國家越強，但重農主義學者即否定這種看法，開始注重人口素質的問題。

馬爾薩斯則討論人口與資源的平衡問題，主張用道德的方法來抑制人口成長，以配合資源增加速度，減少社會問題。古典學派的學者，將人口與工資放在一起討論但觀點並不一致。後來發展成為最適人口論，但是發現不能實際算出最適當的人口數，而改為以最適當的人口成長率。

## 伍、 議題探討結論

### (1) 少子化的原因

生育率降低的原因從社會學的觀點歸納出幾點：1.婦女教育機會提高，改變了婦女的價值觀念；2.非農業部門婦女的勞動率增加，減少他們對養育子女的兴趣；3.嬰兒死亡率繼續降低，使他們不必以多生來達到生產安全的目的；4.主張高生育率的宗教信仰逐漸減少其影響力量；5.都市工業化的發展改變人們的

行為模式；6.義務教育的延長，減低了子女勞動力的使用機會與價值；7.婦女地位或女權運動的提升，增加了他們在家庭以外所負擔的角色；8.大家庭制度功能的衰退；9.避孕知識與方法逐漸普及；10.老年福利或社會安全制度的普遍，減少了「養兒防老」的意願；11.社會經濟流動性的提高。這些因素影響了預期生育率與實際生育率，才會使生育率越來越低。

## (2) 人口成長的極限

聯合國人口基金會從一九九六年起，每年都會發表世界人口狀況的報告，上周所公布的報告指出由於中國的人口平均增加率不到印度人口增加率的一半，因此到二十一世紀中葉的時候，印度人口估計將達十六億五千八百萬人，遠超過中國的十四億八百萬人，成為世界人口的第一大國。顯然地，過去三十年，中國嚴格執行一胎化的政策已經有效的控制了人口增長，加上中國相對較佳的行政效率與基礎建設，未來中國經濟前景的展望應該比印度為佳。至於台灣的人口，目前有兩千三百多萬，但是人口出生率近十年則逐步下降，根據世界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的資料，台灣生育率是世界倒數第一名，目前台灣每位婦女平均只生一點一八個小孩，影響所及，只要隨便問一下婦產科醫師或者國小老師就可以強烈感受到這股趨勢。

擁擠的城市、高昂的房價及種種經濟與精神壓力是目前台灣年輕人不想生育的最重要因素。人口負成長的逐漸浮現對於台灣的發展與影響則有兩派的想法，以政府為首的一派主張人口若出現負成長，將來逐漸減少的年輕人會背負日漸增多的老年人，將不利於經濟的持續成長；但另外一派的想法則認為人口適度的減少會減少資源浪費與環境破壞，反而有助於人口品質的提升，至於老人的奉養問題則可以透過延長退休的年齡來解決。

十八世紀末葉英國馬爾薩斯發表了《人口學原理》，並作了一個著名的預言：如果沒有限制，人口將呈現幾何級數增長，而食物供應將呈現算數級數增長，因此人口增長將超越食物供應，導致每人平均佔有食物的減少。馬爾薩斯時代的世界人口約九億七千萬，但隨後的工業革命改變了農業、製造業及運輸業的發展，隨著全球化與自由市場的推波助瀾，有效地支撐了世界人口的不斷成長。過去一百年來，即使經歷了兩次死亡慘重的世界大戰，世界人口依然從二十世紀初的十六億五千萬人增加到二十世紀中葉的二十五億人，目前則已經超過六十七億，預

估到本世紀中葉世界人口將超過九十億。顯然，馬爾薩斯有關食物供應的算術模型是錯誤的，過去兩個世紀以來，食物供應與人口增長至少是保持同步，對照當前富裕國家食物浪費、肥胖症、糖尿病及心臟血管疾病的流行，顯然食物供應有供過於求或分配不均的缺失，並且是用大量化學肥料、砍伐樹木等破壞生態環境的代價所換來的。

即使台灣出生率已經逐年下降，目前台灣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仍然高達六百三十四人，僅次於孟加拉，遠遠高於日本的三百三十九人，英國的兩百四十六人，美國的三十一人，瑞典的二十人與俄羅斯的八人。台灣地小人稠，能源匱乏，出生率減少所形成的自然人口下降將有利於環境的品質提升與永續發展。多年來政府鼓勵生育的政策包括發放津貼等等措施顯然都不管用，爲了經濟發展與老化社會的來臨，隸屬台灣內政部的移民署在去年年初才正式掛牌運作，顯然臺灣移民政策的規劃與運作仍在萌芽階段，台灣應該學習西方文明國家的經驗，採取適度的自由開放移民政策，歡迎技術移民、經濟移民、暫時性移民和季節性勞工進入，來彌補人口負成長可能導致經濟負擔的憂慮。

### (3)從人口問題談環境保護

人口的增加，最直接的影響爲對糧食供給所需土地的增加，對於森林、水、空氣、礦產…等各種自然資源的損耗，以及垃圾、酸雨、農藥、工業廢棄物、放射性核廢…等人爲污染，也都隨之倍增。大量的物種因爲棲地遭受人類破壞開發而滅絕、溫室效應更造成全球氣候的變遷、臭氧層的破洞、海平面上升…等，都已嚴重威脅到人類與地球上其他物種的生存。透過食物鏈的作用，許多污染物，如農藥、重金屬…等有毒物質，也都直接或間接地反撲到人類的身上，從癌症死亡率不斷升高便可知一斑。這些對環境所造成的危害，以及反過來對人類自身生存的危脅，也都將隨著人口持續過度成長而益加嚴重。直到目前爲止，技術與文明的進步，都還無法有效的減少人爲對環境的破壞。因此，如何有效的降低人口的成長速度，也就成爲環境保護最重要的一個環節，也是維繫人類生存的重要課題之一。

就台灣而言，根據內政部的統計資料顯示，民國 40 年台灣地區約 800 萬人，民國 88 年約有 2200 萬人，估計到民國 100 年時達到 2400 萬人。在不到 50 年的時間，人口成長了將近 3 倍，而且還會持續再增加。身處在面積狹小、人口密度

高居世界第二的我們，更應要重視此課題，才不會讓人口問題成為阻礙台灣經濟成長及永續發展的頭號敵人。

### （三）告別貧窮、全球均富，可能嗎？

「M 型社會」這幾年成為台灣住民的口頭禪，它不只表示貧富懸殊、所得分配不均化愈見明顯，還包括中產階級快速流向下層階級，而「新貧階級」也在社會上逐漸成形。對於這種現象，不只引起各國政府的關切，學者們也都苦心積慮將之作為研究課題。不過，要問的是，這種現象是新生的，還是古早以前就存在的？當今是減輕或更嚴重了呢？有沒有化解的靈丹妙方呢？還有一個自古以來就存在的最重要課題：人在追求什麼呢？財富嗎？快樂、幸福嗎？財富或所得能促進快樂幸福嗎？

經濟學的出現，最被公認的是 1776 年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那本《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也就是一般人熟知的《國富論》，但這個譯名被有識者認為是不好的，甚至是有誤導性的）面世之後才有的，而該書講的是「財富（wealth）的成因」，透過「分工」合作最能達成目標。言下之意認為財富的增加得以造福人群。一直到 21 世紀的今天，這種理念不但沒消滅，反而成為各國政府追求的政策目標，而「經濟成長率」的追求最能凸顯此情境。不過，在漫長的 200 多年發展中，卻碰到兩個大問題，一個是「馬爾薩斯陷阱」，或者是「人類陷於生存線掙扎」；另一個則是「所得分配」和「貧國如何趕上富國或國際間財富均等」的課題。到了晚近，當環境污染、資源稀缺、氣候暖化等等浮現時，財富買不到快樂或對經濟成長追求的修正，成為新課題。

由於「馬爾薩斯陷阱」的存在，經濟學曾被稱為「憂鬱科學」（dismal science），那是因為馬爾薩斯在《人口論》中提出「糧食以等差級數增加，但人口卻以等比級數成長」，於是人類難免長期陷於「生存線」，當所得增加時出生率升高，人口急速增加，而糧食趕不上，因而每人所得下降又回到悲慘生活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各國不約而同的追求「經濟成長」，於是「成長理論」和「經濟發展」成為顯學。而跳脫馬爾薩斯陷阱的成長模型也出現了，於是「經濟起飛」之後「自力成長」成為可能，在「技術進步」這項因素引進之後，所得不斷成長可以合理解釋。不過，「技術從何而來」和「貧富國家之間成長差距是拉大而非接近」兩大課題應運而生。



第一個課題迄今「知識經濟」時代還一直方興未艾，其難免讓人想到「工業革命」時科技的濫觴，而工業革命為何在英國發生、為何會發生又是有趣的謎團。第二個課題到 1980 年代末期有了新生命，由 1995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盧卡斯和 1992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領銜。前者希望藉由人力資本的加入找出一個模型一個可以放在電腦裡跑的明顯動態體系，以機械化的運作架構來反映。後者則引進馬爾薩斯的經濟動態模型，將人口成長視為內生變數，結合新古典成長模型，重新再出發。之後再有羅默的「內生技術」助陣，將政府在教育訓練和科技政策上擔任「一定程度的積極管理」角色，促進創意、創新的發揮。這些目前還在發展的模型和技巧、策略雖有進展，但一國內貧富懸殊、國際間窮國與富國差距卻仍在拉大，而非洲的赤貧及人民大量死亡也赤裸裸持續著。除了利用成長模型試圖得到解決之道外，制度改革、直接援助等在著名經濟發展學家薩克斯 2005 年出版的巨著《終結貧窮——如何在我們有生之年做到》中提到的方式，其實其背後都需有「互助」、「利他」、「愛心」這些基本元素作為前提要件。在「人心自私、道德沈淪」已經非常嚴重重的現時，薩克斯的願望恐怕很難達成。那麼，還有什麼妙方嗎？葛瑞里·克拉克這本《告別施捨--世界經濟簡史》又開了另一扇窗。這本書對薩克斯的「貧窮社會可透過外力介入，達成經濟發展或終結貧窮」的看法提出質疑，作者克拉克是經濟史學者，利用探究世界經濟史的演化推展出「看待全球的經濟發展模式」嶄新觀點。作者以 1800 年作為分水嶺，之前是馬爾薩斯陷阱時代，之後是經濟成長或成長大分流（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時代，正是工業革命出現的分隔。作者雖然還是在探索「為什麼地球上的某些地區如此富裕，其他地區卻如此貧困？為什麼工業革命以及隨之而來、史無前例的經濟成長會發生在 18 世紀的英國，而非其他時間或其他地方？為什麼工業化不會讓全世界富裕起來？反而讓某些地區甚至更加貧困？」這些老問題，但本書提出了引人爭辯的嶄新觀點：決定人類窮與富的命運，並非剝削、地理因素或天然資源-文化才是決定性因素。

一般認為，歐洲在 17 世紀發展出穩定的政治、法律和經濟機制，從而點燃工業革命的火苗。但克拉克指出這些機制早在工業化之前便已存在，他認為這些機制鼓勵人們放棄狩獵和採集的本能（暴力、沒耐心、不肯努力），接受經濟習慣（努力工作、理性行動和教育），使文化產生緩慢而深刻的轉變。問題在於，似乎只有殖民及保安歷史悠久的社會，才能發展出上述文化特徵與有效率的勞動力，從

而促進經濟成長。對於其他許多未能享受長治久安的社會來說，工業化則非天賜之福。是的，即使在網際網路全球化的知識經濟時代，世界是平的，人的命運卻不公平，總是富者益富、貧者益貧，工業化榮景無法雨露均霑惠及全球，慈善義舉施捨救濟，無助於改變社會現狀，制度無從致富，文化才能決定命運！問題是：正確文化如何產生？如何培養？如何生根？有興趣的讀者可試著在本書中找找看，並以理性態度予以評斷。

在現在世界，決定一地民眾工作態度以及合作習慣的社會互動情形，會被經濟制度放大而產生前所未有的極富與赤貧現象。在我們身處的經濟世界、經濟期刊、研究報告與書籍一致致力於資本市場、貿易流量、稅賦歸宿、最高借貸風險、貪腐指數、法治等更詳盡的研究一只讓真相更加渾沌。因為這些著作所建構的世界經濟史，大多缺乏經濟學的傳統要素。

歷史顯示，一如本書反覆提的，西方並沒有任何經濟發展模式可提供給世界其他貧窮如昔的國家。並沒有一帖見效、保證成長的經濟藥方，也沒有複雜的經濟手術可為飽受貧窮所苦的社會緩解症狀。就連經濟援助這種最直接的禮物，也證實無法刺激成長。面對這種情況，若要至少讓一些第三世界的貧民能夠有所獲利，西方唯一能採行的政策便是解除限制，接受這些國家的移民。給第三世界的援助或許會消失在西方顧問或這些社會貪腐統治者的口袋裡。但每多一個移民踏入先進世界的璀璨都市，世上就多一個人的物質生活獲得改善。還有一個情況頗為諷刺：在世界大部分地區，豐衣足食並未讓我們比我們過狩獵和採集生活的祖先更快樂。幾乎沒有根據支持快樂的增加是來自所得、壽命或健康的改善，舉世皆然。高所得何以無法帶來更多的快樂？每一個人都可以藉由獲取更多所得、在更好的地點買更大的房子或開更名貴的車來讓自己更快樂，但這種快樂往往是以他人所得較少、住家簡陋與車子破舊的代價換來的。金錢的確可以買到快樂，但這種快樂是從別人身上轉移而來，不是增加在原本共有的快樂之上。世紀經濟史充斥著違背直覺的效應、意外和猜不透的謎。它與我們是誰、我們的文化如何建立等問題糾纏不清。沒有和這些謎團角力過的人，不配說自己頭腦靈活——我們為什麼要在荒野度過數十萬年才能達到今天的富足？為什麼許多社會就是沒辦法和我們在物質的樂土併肩同行？每位世人若能反躬自省，並遵循「自助、人助、互助、天助」的文化身體力行，「告別施捨、告別貧窮」才有可能，不是嗎？【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吳惠林】

#### (四) 人口問題，其實是經濟問題

全球的環境問題，根本而言來自人類，問題日趨嚴重也起因於人口持續增加。高人口增長率來自高出生率及低死亡率。目前的人口問題，普遍認為源於未開發、開發中國家的高出生率，世界組織不乏對高出生率國家提出警訊等頻繁動作。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

國外的教科書中說著：未開發國家或開發中國家，人口往往呈現大幅增長。這些國家，提供全球市場人力以及初級產物，也就是歐美及少數科技發達（如日本）以外的國家。我們試著想想非洲貧窮的國家，這些地區有些連年饑荒，育兒已經變成高成本的社會行爲，但出生率卻不見下降，難道在生死邊緣掙扎偷生的人，不知道每個誕生的生命都是不幸？若說高居不下的出生率，只爲了提供全球市場的經濟需求，吾寧相信是保守的性教育、不足的節育知識及技術設備的匱乏所造成。

吊詭的在後頭。人類學家的研究顯示，營養不良的母體產下的胎兒有更高的死亡率，這意味著未開發國家即使有高出生率，也同樣具有高死亡率。我們以生存的實際時長來看，恐怕出生率逐年下降的國家如我們，每年產出的健康寶寶才是高人口增長率的主要貢獻。那麼，制訂世界人口政策時，老是強調高人口密度地區，如中國、印度，應極積推廣節育、家庭計劃，考慮的層面是否應該更深、更廣？

然而，關乎全球的任何議題，經驗告訴我們，定然主導於所謂的「已開發」西方社會。有沒有想過，這些人爲什麼怕人口無限制的爆增？害怕過剩人口拖跨經濟發展？還是害怕阻礙文明進步？會不會是這些人怕沒東西吃，因爲這些人自己不事耕種畜養！他們仰賴未開發及開發中國家提供糧食等初級產物！我們這麼思考，以印度爲例，其每年增加 1600 萬人數，至今已達十億人口，印度對自然資源的超限利用，已經超過環境所能承載，財政資源已不敷分配。長期以往，就可以自產糧食量做爲自國人口控制的工具——不足的營養造成多量的夭折，增加死亡率，自然降低人口成長率。也可以這麼說，人太多自然會有人餓死來控制，這是自然界很殘酷卻是最原始的不變法則。所以西方國家鼓吹人口節育政策時，其實隱藏了種後殖民的政治迫害。

相對於他們的價值觀，只要改變資本主義統帥下的全球經濟型態，一切就不攻自破了。一個自給自足不求西方科技生活的國家，只要有足夠的米麥菜肉就可

以養活定量的人口。經濟全球化使得：爲了使 10 個人「高級地」活著，必須產出 20 人來勞作。經濟全球化卻是那高級地活著的人主張的遊戲規則，等到高級地活著的人造成已難招架的環境問題時，卻又回過頭檢討勞作的人數太多。我不知正義何存？若不能改變消費型態，我不知這題如何解？

環境問題，其實是人口問題；而人口問題，其實是經濟問題。（社團法人環境資訊協會，謝沐璇）

## 陸、目標達成情況與自評

1. 本書目已於今年六月底全部導讀完畢。師生參與部分，主動參與導讀的教師成員增加兩位。導讀結束後，師生間討論與後續問題討論的時間內，參與的老師也積極重新詮釋導讀的內容，亦適時補充時事議題資料予學生。
2. 透過不同專業研究領域的老師對同一部經典有不同角度的詮釋與解析，讓參與的學員對於整部經典的瞭解產生更深與更廣的化的效果，藉此也可以訓練學生的多元思考向度。
3. 由於經典年代久遠，其內容或是文字的表達，現代人有時不容易去解讀當中的意境，但是透過老師的帶領，較能掌握經典當中所要傳達的要義。

## 柒、執行過程遭遇之困難

1. 參與學員多爲研究所一年級學生，且本活動爲自由參加形式進行，對學員並無任何強制性及義務性，研讀過程中較少給予學員指定章節閱讀，不過學員於討論後都能給予熱烈的回應。